

筠州黄檗山断际禅师传心法要

[唐] 希运

师谓休曰：诸佛与一切众生，唯是一心，更无别法。此心无始已来，不曾生，不曾灭，不青不黄，无形无相，不属有无，不计新旧，非长非短，非大非小，超过一切限量名言，纵迹对待，当体便是，动念即乖。犹如虚空无有边际，不可测度。唯此一心即是佛，佛与众生，更无别异。但是众生著相外求，求之转失，使佛觅佛，将心捉心，穷劫尽形，终不能得。不知息念忘虑，佛自现前。此心即是佛，佛即是众生。为众生时，此心不减，为诸佛时，此心不添，乃至六度万行，河沙功德，本自具足，不假修添。遇缘即施，缘息即寂。若不决定信此是佛，而欲著相修行，以求功用，皆是妄想，与道相乖。此心即是佛，更无别佛，亦无别心。此心明净，犹如虚空，无一点相貌。举心动念，即乖法体，即为著相。无始已来，无著相佛。修六度万行，欲求成佛，即是次第。无始已来，无次第佛。但悟一心，更无少法可得，此即真佛。佛与众生，一心无异，犹如虚空无杂无坏，如大日轮照四天下，日升之时，明遍天下，虚空不曾明，日没之时，暗遍天下，虚空不曾暗。明暗之境，自相陵夺，虚空之性，廓然不变。佛及众生，心亦如此。若观佛作清净光明解脱之相，观众生作垢浊暗昧生死之相，作此解者，历河沙劫，终不得菩提，为著相故。唯此一心，更无微尘许法可得，即心是佛。

如今学道人不悟此心体，便于心上生心，向外求佛，著相修行。皆是恶法，非菩提道。供养十方诸佛，不如供养一个无心道人。何故。无心者无一切心也。如如之体，内如木石，不动不摇，外如虚空，不塞不碍，无能所，无方所，无相貌，无得失。趋者不敢入此法，恐落空无栖泊处。故望崖而退，例皆广求知见。所以求知见者如毛，悟道者如角。文殊当理，普贤当行。理者真空无碍之理，行者离相无尽之行。观音当大慈，势至当大智。维摩者净名也。净者性也，名者相也。性相不异，故号净名。诸大菩萨所表者，人皆有之，不离一心，悟之即是。今学道人不向自心中悟，乃于心外著相取境，皆与道背。恒河沙者，佛说是沙，诸佛菩萨释梵诸天步履而过，沙亦不喜。牛羊虫蚁践踏而行，沙亦不怒。珍宝馨香，沙亦不贪。粪屎臭秽，沙亦不恶。此心即无心之心。离一切相，众生诸佛，更无差别。但能无心，便是究竟。学道人若不直下无心，累劫修行，终不成道，被三乘功行拘系，不得解脱。

然证此心有迟疾，有闻法一念便得无心者，有至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，乃得无心者，长短得无心乃住，更无可修可证。实无所得，真实不虚。一念而得，与十地而得者，功用恰齐，更无深浅，只是历劫枉受辛勤耳。造恶造善，皆是著相。著相造恶，枉受轮回。著相造善，枉受劳苦。总不如言下便自认取本法。此法即心，心外无法。此心即法，法外无心。心自无心，亦无无心者。将心无心，心却成有。默契而已，绝诸思议。故曰，言语道断，心行处灭。此心是本源清净佛，人皆有之。蠢动含灵，与诸佛菩萨，一体不异。只为妄想分别，造种种业果。本佛上实无一物，虚通寂静，明妙安乐而已。深自悟入，直下便是，圆满具足，更无所欠。纵使三只精进修行，历诸地位，及一念证时，只证元来自佛，向上更不添得一物。却观历劫功用，总是梦中妄为。故如来云：我于阿耨菩提，实无所得。若有所得，然灯佛则不与我授记。又云：是法平等，无有高下，是名菩提。即此本源清净心，与众生诸佛，世界山河，有相无相，遍十方界，一切平等，无彼我相。此本源清净心，常自圆明遍照。世人不悟，只认见闻觉知为心，为见闻觉知所覆，所以不睹精明本体。但直下无心，本体自现，如大日轮升于虚空，遍照十方，更无障碍。故学道人唯认见闻觉知，施为动作，空却见闻觉知，即心路绝，无入处。但于见闻觉知处认本心。然本心不属见闻觉知，亦不离见闻觉知。但莫于见闻觉者上起见解，亦莫于见闻觉知上动念，亦莫离见闻觉知觅心，亦莫舍见闻觉知取法。不即不离，不住不著，纵横自在，无非道场。世人闻道诸佛皆传心法，将谓心上别有一法可证可取，遂将心觅法，不知心即是法，法即是心。不可将心更求于心，历千万劫，终无得日。不如当下无心，便是本法。如力士迷额内珠，向外求觅，周行十方，终不能得，智者指之，当时自见本珠如故。故学道人迷自本心，不认为佛，遂向外求觅，起功用行，依次第证，历劫勤求，永不成道。不如当下无心。决定知一切法本无所有，亦无所得，无依无住，无能无所，不动妄念，便证菩提。及证道时，只证本心佛。历劫功用，并是虚修。如力士得珠时，只得本额珠，不关向外求觅之力。故佛言，我于阿耨菩提，实无所得。恐人不信故，引五眼所见，五语所言。真实不虚，是第一义谛。

学道人莫疑四大为身，四大无我，我亦无主。故知此身无我，亦无主。五阴为心，五阴无我，亦无主。故知此心无我，亦无主。六根六尘六识，和合生灭，亦复如是。十八界既空，一切皆空。唯有本心，荡然

清淨。有识食，有智食。四大之身饥疮为患，随顺给养，不生贪著，谓之智食。恣情取味，妄生分别，惟求适口，不生厌离，谓之识食。声闻者因声得悟，故谓之声闻。但不了自心，于声教上起解，或因神通，或因瑞相言语运动，闻有菩提涅槃，三僧祇劫，修成佛道，皆属声闻道，谓之声闻佛。唯直下顿了自心本来是佛，无一法可得，无一行可修，此是无上道，此是真如佛。学道人只怕一念有，即与道隔矣。念念无相，念念无为，即是佛。学道人若欲得成佛，一切佛法，总不用学，唯学无求无著。无求即心不生，无著即心不灭，不生不灭即是佛。八万四千法门，对八万四千烦恼，只是教化接引门。本无一切法，离即是法，知离者是佛。但离一切烦恼，是无法可得。

学道人若欲得知要诀，但莫于心上著一物。言佛真法身，犹若虚空，此是喻法身即虚空，虚空即法身。常人谓法身遍虚空处，虚空中含容法身，不知法身即虚空，虚空即法身也。若定言有虚空，虚空不是法身。若定言有法身，法身不是虚空。但莫作虚空解，虚空即法身。莫作法身解，法身即虚空。虚空与法身无异相。佛与众生无异相，生死与涅槃无异相，烦恼与菩提无异相。离一切相即是佛。凡夫取境，道人取心。心境双忘，乃是真法。忘境犹易，忘心至难。人不敢忘心，恐落空无捞摸处，不知空本无空，唯一真法界耳。此灵觉性，无始已来，与虚空同寿，未曾生，未曾灭，未曾有，未曾无，未曾秽，未曾净，未曾喧，未曾寂，未曾少，未曾老，无方所，无内外，无数量，无形相，无色像，无音声，不可觅，不可求，不可以智慧识，不可以言语取，不可以境物会，不可以功用到。诸佛菩萨与一切蠢动含灵，同此大涅槃性。性即是心，心即是佛，佛即是法。一念离真，皆为妄想。不可以心更求于心，不可以佛更求于佛，不可以法更求于法。故学道人直下无心，默契而已，拟心即差。以心传心，此为正见。慎勿向外逐境，认境为心，是认贼为子。为有贪嗔疑，即立戒定慧。本无烦恼，焉有菩提。故祖师云：佛说一切法，为除一切心。我无一切心，何用一切法。本源清淨佛上，更不著一物，譬如虚空，虽以无量珍宝庄严，终不能住。佛性同虚空，虽以无量功德智慧庄严，终不能住。但迷本性，转不见耳。所谓心地法门，万法皆依此心建立。遇境即有，无境即无，不可于净性上转作境解。所言定慧鉴用历历，寂寂惺惺见闻觉知，皆是境上作解，暂为中下根人说即得。若欲亲证，皆不可作如此见解，尽是境。法有没处，没于有地。但于一切法不作有无见，即见法也。

九月一日，师谓休曰，自达摩大师到中国，唯说一心，唯传一法。以佛传佛，不说余佛。以法传法，不说余法。法即不可说之法，佛即不可取之佛，乃是本源清淨心也。唯此一事实，余二则非真。般若为慧，此慧即无相本心也。凡夫不趣道，唯恣六情，乃行六道。学道人一念计生死，即落魔道。一念起诸见，即落外道。见有生，趣其灭，即落声闻道。不见有生，唯见有灭，即落缘觉道。法本不生，今亦无灭。不起二见，不厌不欣。一切诸法，唯是一心，然后乃为佛乘也。凡夫皆逐境生心，心遂欣厌。若欲无境，当忘其心，心忘即境空，境空即心灭。若不忘心，而但除境，境不可除，只益纷扰。故万法唯心，心亦不可得，复何求哉。学般若人不见有一法可得，绝意三乘，唯一真实，不可证得。谓我能证能得，皆增上慢人。法华会上，拂衣而去者，皆斯徒也。故佛言，我于菩提，实无所得。默契而已。凡人临欲终时，但观五蕴皆空，四大无我，真心无相，不去不来，生时性亦不来，死时性亦不去，湛然圆寂，心境一如。但能如是直下顿了，不为三世所拘系，便是出世人。切不得有分毫趣向。若见善相诸佛来迎，及种种现前，亦无心随去。若见恶相种种现前，亦无心怖畏。但自忘心，同于法界，便得自在。此即是要节也。

十月八日，师谓休曰，言化城者，二乘及十地等觉妙觉，皆是权立接引之教并为化城。言宝所者，乃真心本佛自性之宝。此宝不属情量，不可建立，无佛无众生，无能无所，何处有城。若问此既是化城，何处为宝所，宝所不可指。指即有方所，非真宝所也，故云在近而已。不可定量言之，但当体会契之即是。言阐提者，信不具也。一切六道众生，乃至二乘，不信有佛果，皆谓之断善根阐提。菩萨者，深信有佛法，不见有大乘小乘，佛与众生，同一法性，乃谓之善根阐提。大抵因声教而悟者，谓之声闻。观因缘而悟者，谓之缘觉。若不向自心中悟，虽至成佛，亦谓之声闻佛。学道人多于教法上悟，不于心法上悟，虽历劫修行，终不是本佛。若不于心悟，乃至教法上悟，即轻心重教，遂成逐块，忘于本心故。但契本心，不用求法，心即法也。凡人多为境碍心。事碍理，常欲逃境以安心，屏事以存理，不知乃是心碍境，理碍事。但令心空，境自空。但令理寂，事自寂。勿倒用心也。凡人多不肯空心，恐落于空，不知自心本空。愚人除事不除心，智者除心不除事。菩萨心如虚空，一切俱舍。所作福德，皆不贪著。然舍有三等。内外身心，一切俱舍。犹如虚空，无所取著，然后随方应物，能所皆忘，是为大舍。若一边行道布德，一边旋舍，无希望心，是为中舍。若广修众善，有所希望，闻法知空，遂乃不著，是为小舍。大舍如火烛在前，更无迷悟。中舍如火烛在傍，或明或暗。小舍如火烛在后，不见坑阱。故菩萨心如虚空，一切俱舍。过去心不

可得，是过去舍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是现在舍，未来心不可得，是未来舍，所谓三世俱舍。自如来付法迦叶已来，以心印心，心心不异。印著空，即印不成文。印著物，即印不成法。故以心印心，心心不异。能印所印，俱难契会，故得者少。然心即无心，得即无得。佛有三身，法身说自性虚通法，报身说一切清净法，化身说六度万行法。法身说法，不可以言语音声形相文字而求，无所说，无所证，自性虚通而已。故曰，无法可说，是名说法。报身化身，皆随机感现，所说法亦随事应根，以为摄化，皆非真法。故曰，报化非真佛，亦非说法者。所言同是一精明，分为六和合，一精明者一心也，六和合者六根也。此六根各与尘合，眼与色合，耳与声合，鼻与香合，舌与味合，身与触合，意与法合，中间生六识，为十八界。若了十八界无所有，束六和合为一精明。一精明者即心也。学道人皆知此，但不能免作一精明六和合解，遂被法缚，不契本心。如来现世，欲说一乘真法，则众生不信，兴谤没于苦海。若都不说，则堕慳贪。不为众生溷舍妙道。遂设方便，说有三乘。乘有大小，得有浅深，皆非本法。故云：唯有一乘道，余二则非真。然终未能显一心法，故召迦叶同法座，别付一心离言说法。此一枝法令别行。若能契悟者，便至佛地矣。

问：如何是道，如何修行？师云：道是何物，汝欲修行。问：诸方宗师相承，参禅学道，如何？师云：引接钝根人语，未可依凭。云：此即是引接钝根人语，未审接上根人复说何法？师云：若是上根人，何处更就人觅他。自己尚不可得，何况更别有法当情，不见教中云法法何状。云：若如此，则都不要觅也。师云：若与么，则省心力。云：如是则浑成断绝，不可是无也。师云：阿谁教他无。他是阿谁，你拟觅他。云：既不许觅，何故又言莫断他。师云：若不觅，便休，即谁教你断。你见目前虚空，作么生断他。云：此法可得便同虚空否？师云：虚空早晚向你道有同有异。我暂如此说，你便向者里生解。云：应是不与人生解耶。师云：我不曾障你。要且解属于情，情生则智隔。云：向者里莫生情是否？师云：若不生情，阿谁道是。

问：才向和尚处发言，为甚么便言语堕？师云：汝自是不解语，人有甚么堕负。

问：向来如许多言说，皆是抵敌语，都未曾有实法指示于人。师云：实法无颠倒，汝今问处自生颠倒，觅甚么实法。云：既是问处自生颠倒，和尚答处如何？师云：你且将物照面看，莫管他人。又云：只如个疑狗相似，见物动处便吠，风吹草木也不别。又云：我此禅宗，从上相承已来，不曾教人求知求解，只云学道，早是接引之词。然道亦不可学。情存学解，却成迷道。道无方所，名大乘心。此心不在内外中间，实无方所。第一不得作知解，只是说汝如今情量处。情量若尽，心无方所。此道天真，本无名字。只为世人识，迷在情中，所以诸佛出来，说破此事。恐汝诸人不了，权立道名，不可守名而生解。故云：得鱼忘筌。身心自然，达道识心。达本源故，号为沙门。沙门果者，息虑而成，不从学得。汝如今将心求心，傍他家舍，只拟学取，有甚么得时。古人心利，才闻一言，便乃绝学，所以唤作绝学无为闲道人。今时人只欲得多知多解，广求文义，唤作修行，不知多知多解，翻成壅塞。唯知多与儿酥乳吃，消与不消，都总不知。三乘学道人，皆是此样，尽名食不消者。所谓知解不消，皆为毒药，尽向生灭中取。真如之中都无此事。故云：我王库内无如是刀。从前所有一切解处，尽须并却令空，更无分别，即是空如来藏。如来藏者，更无纤尘可有，即是破有法王出现世间。亦云：我于然灯佛所，无少法可得。此语只为空你情量知解。但销熔表里，情尽都无依执，是无事人。三乘教网，只是应机之药，随宜所说。临时施設，各各不同。但能了知，即不被惑。第一不得于一机一教边守文作解。何以如此，实无有定法如来可说。我此宗门，不论此事，但知息心即休，更不用思前虑后。

问：从上来皆云即心是佛，未审即那个心是佛？师云：你有几个心？云：为复即凡心是佛，即圣心是佛？师云：你何处有凡圣心耶？云：即今三乘中，说有凡圣，和尚何得言无？师云：三乘中分明向你道，凡圣心是妄。你今不解，返执为有，将空作实。岂不是妄，妄故迷心。汝但除却凡情圣境，心外更无别佛。祖师西来，直指一切人全体是佛。汝今不识，执凡执圣，向外驰骋，还自迷心。所以向汝道，即心是佛。一念情生，即堕异趣。无始已来，不异今日，无有异法，故名成正觉。云：和尚所言即者，是何道理？师云：觅什么道理，才有道理，便即心异。云：前言无始已来，不异今日，此理如何？师云：只为觅故，汝自异他。汝若不觅，何处有异？云：既是不异，何更用说即？师云：汝若不信凡圣，阿谁向汝道即；即若不即，心亦不心。可中心即俱忘，阿你便拟向何处觅去？

问：妄能障自心，未审而今以何遣妄？师云：起妄遣妄亦成妄。妄本无根，只因分别而有。你但于凡圣两处情尽，自然无妄，更拟若为遣他。都不得有纤毫依执，名为我舍两臂必当得佛。云：既无依执，当

何相承？师云：以心传心。云：若心相传，云何言心亦无。师云：不得一法，名为传心。若了此心，即是无心无法。云：若无心无法，云何名传？师云：汝闻道传心，将谓有可得也。所以祖师云：认得心性时，可说不思议，了了无所得，得时不说知，此事若教汝会何堪也。

问：只如目前虚空，可不是境，岂无指境见心乎？师云：甚么心教汝向境上见，设汝见得，只是个照境底心。如人以镜照面，纵然得见眉目分明，元来只是影像，何关汝事。云：若不因照，何时得见？师云：若也涉因，常须假物，有什么了时。汝不见他向汝道，拨手似君无一物，徒劳漫说数千般。云：他若识了，照亦无物耶？师云：若是无物，更何用照，你莫开眼吃语去。

上堂云：百种多知，不如无求最第一也。道人是无事人，实无许多般心，亦无道理可说。无事散去。

问：如何是世谛？师云：说葛藤作什么？本来清静，何假言说问答。但无一切心，即名无漏智。汝每日行住坐卧，一切言语，但莫著有为法。出言瞬目，尽同无漏。如今末法向去，多是学禅道者，皆著一切声色，何不与我心。心同虚空去，如枯木石头去，如塞灰死火去，方有少分相应。若不如是，他日尽被阎老子拷你在。你但离却有无诸法，心如日轮常在虚空，光明自然，不照而照，不是省力底事。到此之时，无栖泊处。即是行诸佛行，便是应无所住而生其心。此是你清静法身，名为阿耨菩提。若不会此意，纵你学得多知，勤苦修行，草衣木食，不识自心，尽名邪行，定作天魔眷属。如此修行，当复何益？志公云：佛本是自心作，那得向文字中求。饶你学得三贤四果，十地满心，也只是在凡圣内坐。不见道，诸行无常，是生灭法。势力尽，箭还坠，招得来生不如意，争似无为实相门，一超直入如来地。为你不是与么人，须要向古人建化门广学知解。志公云：不逢出世明师，枉服大乘法药；你如今一切时中，行住坐卧，但学无心，久久须实得。为你力量小，不能顿超。但得三年五年或十年，须得个入头处，自然会去。为你不能如是，须要将水学禅学道，佛法有甚么交涉。故云：如来所说，皆为化人，如将黄叶为金，止小儿啼，决定不实。若有实得，非我宗门下客，且与你本体有甚交涉。故经云：实无少法可得，名为阿耨菩提。若也会得此意，方知佛道魔道俱错，本来清静皎皎地，无方圆，无大小，无长短等相，无漏无为，无迷无悟。了了见，无一物，亦无人，亦无佛，大千沙界海中沤。一切圣贤如电拂。一切不初心真实。法身从古至今与佛祖一般，何处欠少一毫毛。既会如是意，大须努力，尽今生去，出息不保入息。

问：六祖不会经书，何得传衣为祖？秀上座是五百人首座，为教授师，讲得三十二本经论，云何不传衣？师云：为他有心，是有为法所修所证将为是也，所以五祖付六祖。六祖当时只是默契，得密授如来甚深意，所以付法与他。汝不见道，法本法无法，无法法亦法，今付无法时，法法何曾法。若会此意，方名出家儿，方好修行。若不信，云何明上座走来大庾岭头寻六祖。六祖便问：汝来求何事，为求衣，为求法？明上座云：不为衣来，但为法来。六祖云：汝且暂时敛念，善恶都莫思量。明乃禀语。六祖云：不思善，不思恶，正当与么时，还我明上座父母未生时面目来。明于言下忽然默契。便礼拜云：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，某甲在五祖会中，枉用三十年工夫，今日方省前非。六祖云：如是。到此之时，方知祖师西来，直指人心，见性成佛，不在言说。岂不见阿难问迦叶云：世尊传金钵外，别传何物？迦叶召阿难，阿难应诺。迦叶云：倒却门前刹竿著。此便是祖师之标榜也。甚生阿难三十年为侍者，只为多闻智慧被佛诃。云：汝千日学慧，不如一日学道。若不学道，滴水难消。

问：如何得不落阶级？师云：终日吃饭，未曾咬著一粒米。终日行，未曾踏著一片地。与摩时，无人我等相，终日不离一切事，不被诸境惑，方名自在人。更时时念念不见一切相，莫认前后三际。前际无去，今际无住，后际无来。安然端坐，任运不拘，方名解脱。努力努力。此门中千人万人，只得三个五个。若不将作为事，受殃有日在。故云：著力今生须了却，谁能累劫受余殃。